

湯顯祖研究論文集

江西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編

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

汤显祖研究论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6339

56329

汤显祖研究论文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璇厂印刷厂印刷

字数436,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9 1/2 插页4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00

书号：8069·468 定价：2.60元



江西抚州新修的汤显祖墓

李志强摄

玉茗堂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尺牘

奉張龍峯先生

此水維舟交音琴瑟有無長物殊有蕭蕭之致
主於今美人漢京矣大臣執法當進賢退不肖
區區檢押何足以云如師秉滑蕩之大節發深
尺牘 一卷 一

之遠心前後上章先醒時貴念昔時同門
石春秋卷中最爲得士到國基近被洗雪死者
有知獨甘子開年才無茂有清英之色孝廉劉
嗣父服義冲模化馴其鄉時值道昏禮宜
天贈送者貴其地產此亦吉之地產也

答舒司寇

古鄉在清明德木乏邇何間軟
公品品維維

玉茗堂全集

10/7/21

目 录

序.....	郭汉城 (1)
汤显祖和晚明文艺思潮.....	徐朔方 (5)
汤显祖的创作道路.....	钱英郁 (25)
论汤显祖创作思想的发展.....	黄文锡 (41)
“临川四梦”和明代社会.....	周育德 (85)
汤显祖对张居正之认识及其在剧作中的 曲折反映.....	蒋星煜 (131)
汤显祖哲学思想初探.....	楼宇烈 (152)
“临川四梦”中真善美的统一.....	陈仰民 (174)
让中国戏剧古典名著活在舞台上 ——关于汤显祖“四梦”改编的浅见	郭汉城 章诒和 (182)
关于“临川四梦”的改译.....	凌 鹤 (213)
关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陈瘦竹 (224)
读《牡丹亭》札记.....	陈 多 (255)
关于《牡丹亭》的几件小事.....	吴小如 (274)
“还魂”之后有精华.....	张 齐 (290)
俗本《牡丹亭》引起的讨论.....	怀 玉 (296)
《南柯梦》的思想倾向.....	吴凤雏 (312)
《邯郸梦》新探.....	郁华 萍生 (328)

论《邯郸梦》	曾献平 (346)
应当重新评价《南柯梦》与《邯郸梦》	何苏仲 (373)
✓从梦幻意识看汤显祖的“二梦”	郭纪金 (383)
厌逢人世懒生天	
——汤显祖晚年思想及“二梦”创作刍议	
.....	杨 忠 张贤蓉 (415)
✓略论汤显祖笔下的“理想国”	刘 云 (435)
从《霍小玉传》到《紫钗记》的得失	
.....	万斌生 (444)
汤显祖·沈璟·叶堂	何 为 (463)
“汤沈之争”外论	张秀莲 (480)
“临川派”和“吴江派”的论争	杨毓龙 (500)
“玉茗堂派”初探	王永健 (519)
✓酌奇而不失其真 玩华而不坠其实	
——简论汤显祖剧诗中的心理描写	
.....	彭德纬 钱贵成 (537)
关于汤显祖的弃官	郑 闰 (549)
汤显祖在遂昌	王馨一 (560)
我国舞台史上的“临川四梦”	张发颖 (570)
汤显祖杂考三则	龚重谟 (585)
后 记	(591)
〔附〕	
汤显祖研究资料索引	余 悦 (592)

序

郭汉城

距一九八二年十月在江西举行的纪念我国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逝世三百六十六周年活动只有半年，《汤显祖研究论文集》已编辑就绪，即将出版问世，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戏曲艺术不被重视。象关汉卿、王实甫、高则诚、汤显祖、洪昇、孔尚任等杰出的戏曲作家，很少有人作专门的研究。在旧社会，文化被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劳动人民连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只有无产阶级最重视人类的文化遗产，特别是祖国的文化遗产，懂得文化遗产对于人民的价值，对于创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做了大量的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出版、普及的工作，开展了学术研究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继承和发扬戏曲艺术遗产方面的成绩更为卓著。对于古典戏曲作品和作家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开展，规模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五六年举行的《琵琶记》讨论会；另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举行的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纪念会。会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会后出版了论文的专集。这次由文化部、中国剧协、江西省文化局、江西剧协四单位

联合举办的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六十六周年学术讨论会，是这类活动的第三次了，但规模比前两次更大，有五十多位学者、教授、研究工作者的学术论文参加了讨论。这次讨论，对于交流研究成果，活跃学术空气，进一步推动我国古典戏曲作家、作品的研究，更好地继承与发展我国民族戏曲艺术，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次参加讨论的论文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涉及的范围广泛，比较全面地对汤显祖及其作品进行了研究，举凡当时的时代特点、社会状况、政治环境、哲学思想、文艺思潮、戏剧演出活动，以及汤显祖的生平、思想、交往、创作道路、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等，都有所涉猎。惟其接触得广，所以开掘得深，才能对古典作家、古典作品得出较为全面而正确的估价。举个例子来说，过去学术界、戏剧界的不少同志，对《南柯梦》、《邯郸梦》评价偏低，甚至加以否定。这次讨论中，有的文章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它们从贯穿在“四梦”中的作家统一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来看这两部剧作的主题思想、典型人物、成就和不足、进步和局限，得出比较切合实际、比较公允的看法，可说是一个新的收获。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在这里提出：这次学术讨论，紧密结合今天的舞台实践，就《紫钗记》、《牡丹亭》、《南柯梦》、《邯郸梦》的改编、改译、移植探讨了如何既能符合原著的精神，又适应今天观众的审美要求的问题，力求理论联系实际，有助于更多更好的新的改编本搬上舞台，使广大观众能够欣赏到古典名剧，这种优良的学风是值得我们提倡的。

关于把古典戏曲名著搬上舞台，不仅仅是汤显祖“四梦”的问题。我国古典戏曲名著很多，但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除

了一些零碎的折子还存在在舞台上以外，早已看不到它们的完整的演出。这种情况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灿烂的古代文化、堪称戏剧之国的国家，实在是一件憾事。建国以来，许多热爱我们的民族戏曲艺术的有志之士，花了很大的心血，陆续把《西厢记》、《牡丹亭》、《拜月记》、《红梅记》、《长生殿》等搬上舞台，有的还摄制成电影。可惜这一工作也被十年内乱打断而陷于长期停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了恢复，而且出现了一个新的势头。在这次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六十六周年活动中，“四梦”全部改编上演。演出的剧种，有古老的弋阳腔系统的剧种，也有年轻的采茶戏，可说是一次大胆的有意义的尝试。从建国以来，改编、上演古典戏曲名著，无论在剧本和舞台艺术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无庸讳言，也还存在着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解决的问题。仅就《牡丹亭》说，目前在舞台上演出的就有江苏昆剧团、上海昆剧团、北方昆剧院、抚州采茶戏剧团等数种，它们各有自己的成就，各有自己的特点，也各有自己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对剧中同一个人物，各剧团的演出却有不同的评价和处理，反映了对原著的不同理解。这种情况，说明了理论研究对于创作实践的重要性。创作和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创作实践所提供的新经验、新成果；而创作水平的提高，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二者交互促进，交相为用。我觉得当前古典戏曲名著的改编演出中，存在着理论研究不够的问题；在理论研究中，也存在着脱离创作实际的某些学院派的倾向。如果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一定能把古典戏曲名著的搬演和研究这两个方面，都大大推进一步。

有一位老同志，我们一同在江西参加了汤显祖的纪念活

动，后来又在北京相见。他对古典戏曲名著的理论研究和改编上演很有兴趣，也很有想法。他认为外国有莎士比亚学，中国已经有《红楼梦》学，也不妨有研究汤显祖的“汤学”。我认为他说的不是笑话，也并不过分。汤显祖上承元人，下启洪（昇）曹（雪芹），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提高到相当完整的地步，在我国戏剧、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有过巨大的影响，起过重要的作用。他的作品，在明末的封建社会里，像火把和呐喊，划破了漫长的岑寂和无边的黑暗，把希望给予了在封建专制高压下挣扎、反抗、战斗的人们。

这位同志还有一个意见，为了推动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创作质量的提高，最好采取“解剖一只麻雀”的方法，选择一个剧目，集中一些人，开个会，深入地讨论一下，避免泛泛而谈，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意见也很好。记在这里，我想也一定会得到同好者的首肯，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一九八三年三月于北京

汤显祖和晚明文艺思潮

徐 朔 方

一

王骥德《曲律》^①以徐渭和汤显祖相提并论，把他们看作当代“词人之冠”。汤在遂昌知县任上，曾向友人孙如法询问王对他当时已出版的唯一剧作《紫箫记》的观感。孙如法告诉他王十分称道他的才华，而在格律上则略嫌不足。汤本想趁因公赴省城杭州的机会顺道访问王，后来因匆匆离职而未能如愿。两人始终不曾见面。汤在他的名著《牡丹亭》的第十出《惊梦》中，借杜丽娘之口提及以“韩夫人得遇于郎”为本事的《题红记》传奇。这是王的作品，据说曾得到汤的赞赏。另一方面，王曾和徐渭隔墙而居，又有师生之谊。在今天看来，王似乎有偏私之嫌，他对徐渭的评价可能过高。

事实是当时以汤和徐相提并论的评论者不止王一家。

陈继儒说：“徐文长老子独步江东”。梅鼎祚的《昆仑奴》杂剧经他点改而大为生色，但虬髯客唱的南曲不够豪迈。

“谁人出头，补此败阙？请为拈一瓣香，问之临川汤海若氏。”^②

① 见《杂论》第三十九下。

② 见《题徐文长点改昆仑奴杂剧》。

虞淳熙说：当王世贞、李攀龙称霸文坛之时，“所不能包者两人，顾伟之徐文长、小锐之汤显祖也。”^①

钱谦益也说：“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文长、义仍岿然有异。”^②

陈、虞是汤显祖的同辈文人。钱谦益略迟，但也赶得上向汤氏请教。当时公论就是如此。

至于汤、徐的个人关系，后者的同乡晚辈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中曾作如下记载：

往见吾乡徐文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虽为妒语，大觉顺心。而若士曾语卢氏李恒峤云：“《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

具体细节可能传闻失真，但他们彼此钦慕却是事实。

徐、汤二人的关系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明代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必要环节之一。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前，作家个人业绩的某些方面才能大白于世。

徐渭是诗人，又是杂剧《四声猿》和曲学著作《南词叙录》的作者。他在书法和绘画上的杰出成就，本文不作讨论。汤显祖以《玉茗堂四梦》传奇享有盛名。在当时，他的诗文却和戏曲同样受到重视。徐渭二十岁进学。三年一考，接连七次失利。到老仍是一个秀才。他曾受聘在直隶浙闽总督胡宗宪的幕府起草文书，并参加沿海抗倭战争的谋划。他代胡宗宪撰写的进奉白鹿表章曾博得嘉靖帝的赞赏。当时他得意了一阵子。不

① 《徐文长集·序》。

② 见《列朝诗集》丁集中袁宏道小传。

久胡宗宪被捕，他神经失常，自杀未遂。随后又因杀害继妻下狱。一生遭遇极为不幸。汤显祖二十一岁考中举人，三十四岁成为进士，做到六品官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他因上奏章抨击朝政，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后来做了五六年遂昌知县，眼见无法回到朝廷而弃官归家。汤显祖在政治上一再遭到挫折，比起徐渭却可说是幸运了。张元忬曾竭力营救徐渭出狱。名义上由张具名的文章有好多篇出于徐渭代笔。徐渭有不少诗和张有关。当时彼此都有酬赠之作，但只见于徐集，而不见于张的《不二斋稿》。张有一次在《会稽县志序》中提到“徐生渭”。“生”不是先生之生，而是诸生之生。在进士和书生之间，即官和民之间，有一条不易逾越的界线。陶望龄写的传记说，徐渭“名不出于乡党”，未免欲扬先抑，但他不象汤显祖那样早年就名闻两京却是事实。

没有记载足以证明徐、汤二人曾经晤面。有时文字之交可以比当面交谈意义更大。

汤显祖的第三本诗文集《问棘邮草》收万历五至七年作品。卷首有谢廷谅万历六年写的序文。现在所见徐渭批释、张元忬之子汝霖校的明刻本当是后来的重刻本。徐渭在自杀未遂、下狱七年被释之后，在万历八年前往北京投奔翰林侍读张元忬。他在路途上读到《问棘邮草》，为此题诗一首。其中说：“执鞭今始慰生平”，赞赏备至。当时无法投递，后来趁有人往江西之便才得以寄出。写诗时徐渭六十岁，一生重要的社会活动差不多已经结束。汤显祖三十一岁，考取举人已久，由于得罪首相张居正未能考上进士，他的仕途还有待开始。老诗人对新进的热情鼓励是文学史上的佳话之一。可是实际意义远不至此。

此时以王世贞（五十五岁）、李攀龙（十年前去世）为首的正统派文学后七子统治文坛已久。他们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天宝（或作大历）以后书勿读。甚至公然以摹拟代替创作。他们互相吹捧，拉一批打一批的宗派作风，为害之烈不下于他们的保守复古倾向。三十年前王、李结诗社，本来以布衣谢榛为首。后来王、李官声和文名大盛，竟把谢榛排挤出七子之外。李攀龙有一封致谢氏的绝交信，仗势欺人，恶语中伤，格调极为卑下，他还有一首诗《寄谢茂秦》说：“老去长裾满泪痕，秋风又曳向何门？可知十载龙阳恨，不道前鱼亦主恩。”李攀龙傲慢地以魏王自居，而以失欢的男宠龙阳君喻谢榛。

徐渭在万历四年作客南京时，写了一首诗《廿八日雪》。其中说：“昨见轺中大可詫，古人绝交宁不罢。谢榛既与为友朋，何事诗中显相骂。乃知朱穀华裾子，鱼肉布衣无顾忌。即令此辈忤谢榛，谢榛敢骂此辈未。回思世事发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徐渭和谢榛一样同是布衣，因此对李氏痛加指责。这时李攀龙已去世六年，徐渭才偶然见到他的恶劣作品。

在此之前，徐渭还有另外一首诗《拟寄白雪楼》。诗中 说：“齐风大国谁其解，楚雪高张听者稀”。讽刺以阳春白雪自命的李诗得不到人们的赏识。徐渭的判断当时似乎失真，若干年之后才为历史所证实。

当时王世贞正在官运亨通、文名大起的盛时。徐渭在写作《廿八日雪》的次年又写了一首《九马圉人图，二国醉溺墮》诗。题目下自注：“王元美为太仆卿时刻穆王八骏图，形如蚯蚓。”这个比喻很挖苦。王世贞被人看作名公和文豪，徐渭在诗中却称之为“老王”。诗又说，如果牧人酒醉墮马，马有失亡，太仆卿就得被“笞”。

上面是徐渭对王、李的态度，下面继续叙述他和汤显祖的文字之交。

徐渭有一首诗《渔乐图》。题目下原注：“都不记创于谁。近见汤君显祖，慕而学之”。古代诗词作者有时标明自己的作品效某某人体，如刘禹锡的三首《学阮公体》、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阮籍、陶潜都是早有定评的前代诗人；另一类如韩愈的《月蚀诗效玉川子作》、李商隐的《效长吉》，效者和被效者都是同时代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徐渭这首诗也正是如此，不同的是前辈虚心地向后辈学习，很难找出这样的先例。“近见汤显祖”，指的不是人而是他的作品，题为《芳树》。同一类型的作品，《问棘邮草》中不止一首，而以《芳树》比较典型。全诗七言三十六句，中段十二句“芳”字重复二十三次：“也随芳树起芳思，也缘芳树流芳眊。难将芳怨度芳辰，何处芳人启芳宴？乍移芳趾就芳禽，却浣芳泥恼芳燕。不嫌芳袖折芳蕤，还怜芳蝶紫芳扇。惟将芳讯逐芳年，宁知芳草遗芳钿？芳钿犹遗芳树边，芳树秋来复可怜。”徐渭《渔乐图》全诗四十六句，中间十二句“新”字重复二十九次：“新丰新馆开新酒，新钵新姜捣新韭。新归新雁断新声，新买新船系新柳。新鲈持去换新钱，新米持归新竹燃。新枫昨夜钻新火，新笛新声新暮烟。新火新烟新月流，新歌新月破新愁。新皮鱼鼓悲前代，新草王孙唱旧游。”七言歌行若干字或词适当重现，以使音节浏亮，意想回环，不失为修辞一巧。如唐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月字用十五次，江字凡十二见。又加“春江”、“春月”、“江月”等词多次显现，流利自然，不嫌犯复。汤显祖这一首诗，标新立异，不步后七子后尘，但多少带有点文字游戏性质。徐渭“慕而学

之”，反王、李的意图更加鲜明。汤显祖另有一首诗《秣陵寄徐天池渭》：“《百渔》咏罢首重回，小景西征次第开。更乞天池半坳水，将公无死或能来。”沈际飞云，“或”一作“复”。作“复”，是。《百渔》指的就是这首《渔乐图》。因为其中有一句说：“谁能写此百渔船”。这首诗大约作于万历十六年，徐渭过南京北上。汤显祖在事后听人说起，写了这一首诗。两人没有见面。直到徐渭去世之后，汤显祖还写信嘱托友人、当地知县余懋孳（瑶圃），请他照料徐家后人。

唯其对以王、李为首的后七子深感不满，徐渭对后起之秀汤显祖才有那么热忱的推崇。单从《问棘邮草》本身的文学价值很难理解徐渭为什么会对一个素昧平生的青年作者如此器重。

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和徐渭的《四声猿》都以浪漫主义的奇情异彩而著称。他们的诗歌风格却颇不相同。汤显祖得力于《文选》。创作《问棘邮草》时，他以六朝和初唐的艳词丽句以示和凡庸的后七子异趋。陶望龄评论徐渭的诗：“深于法而略于貌”^①。这可能指徐渭的诗有时文字粗率，无意雕章琢句。有时以议论入诗，或略带散文化倾向。长处在于忠实地反映作者的思想和描写对象的复杂性。试以《写竹赠李长公》为例。它一扫空洞的豪言壮语和虚构的无时代特征的陈腐描写，从而将五七言边塞——战争诗的现实主义艺术发展到新的高度。现实主义是徐渭诗的一大特色。殊途同归的是徐和汤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表明对后七子复古主义的不合作以至批判和反对。

① 《徐文长集序》。